

卷七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穎達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楚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弁正義
叙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流曰道
申定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大言懼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
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縹緲纏綿
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圓
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彰著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038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許複

NOT TO BE REPRODUC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

夏同姓

馬云姒姓

之國爲

無道者

案京兆鄆縣

即有扈之國也

莘有扈郊地名

馬云南郊地也

甘誓

水名今在鄭縣西

誓馬云軍旅曰

誓會同曰誥

啓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

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

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

○禹

夏啓至毛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

啟與至甘誓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

啟與至甘誓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

崩之後益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
啓曰惡君之子也啓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
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
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
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傳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充

甘誓曰發首二句

正義

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上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馬意小異耳○圓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北地理志扶風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鄆邑音同未

知何故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予

王曰嗟六事之人

傳

各有軍士故曰六事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悔亡甫反

正字徐音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

正也脩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

斂截也截絕謂滅之

○馬本作巢與王篇切韻同

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音伐罰

左不攻

子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絕之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兆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爲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慮反

用命賞于祖

御魚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杜主陰隸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子則孥戮汝

集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孥及汝子言恥累也

○孥音奴累劣僞反

至戮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叔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其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差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情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行

敢違天也我旣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

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賞之於車左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杜主之前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則退遠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令馬進退遠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則退遠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令馬進退遠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爲。
 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玄爲。
 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
 召六卿及其誓之乘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徒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
 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抱呼之辭。○
 徒五行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
 徒在軍之士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
 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
 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
 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
 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
 王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天子廢。
 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

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於人也。○
 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也。○
 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番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馮鄭王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青王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同姓。○
 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
 帽也有扈旣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故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
 兵故曰天子用兵稱恭行。○
 兵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乘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在後故摠解之。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會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廟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若以軍行被社饗執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輩出望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隕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疏祖實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叙諸熟乃至太祖賞耳。孝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累之易審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豈十二年左薄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以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且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下在中與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以御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游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太康至之馬云止也汭如銕反本又作內音同。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莫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名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舞昆弟嫌是太康之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太康至作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舞昆弟嫌是太康之

昆故云太
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傳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

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叙夫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走作歌之次不可知也。于太康之至多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今恐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真述祖文訓故擊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傳

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逸。

本又作齊豫本又作杼音同

喪急浪反

減厥德黎民感貳

傳

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

本又作齊豫本又作杼音同

喪急浪反

乃盤遊無度

傳

整樂遊逸

無去處

盤步千反本或作
槃度如字槃如字

歐子文集卷之十

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蠶過一日不

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勞忍距于河

侯卒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胡細反距辛卯寺之言從文。從如

周易第五人徵其母以從微子或作微子言徵或作十
叛侯子洛之汭五王咸怨微子待太康怨其久歟參

召南 大雅之聲以作歌。而迷醉也。歌以叙怨。

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怒弟侍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敍已怨之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以冀太康速反羿旣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作文之勢當然也。正義曰釋詁文而第至後之主也。正義曰釋詁文

有窮至穀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
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
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
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
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
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鳥解羽歸藏易
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
取信要言帝堯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
都河地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

康耳翠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義力主有澤古士首其行密

傳述循至敘怨。

江元壽

康耳翼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愚大復未為述祖哉已述或非次

怒太康非爲述祖形也本述羌作
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

其一曰皇祖有

集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新
言民可近不可出。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恕豈在明

不其是溫也三失道主一也。不其是謗作其得如字

子之歌

卷之三

10

卷之三

卷之三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憚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傳

○憲力甚反朽許久
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卷之二

者柰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
不可早殘經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
之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勞或安得不

固不可畢
惟邦輔
國下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

過失爲人所怨
事不防易致大
懼畏之也所以

遷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子圖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懔懔乎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入

謀之使人不怨
若腐索之

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
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

恤下民也。○圖

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
是失分也故下云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是
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
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三失**至其微○正義曰我視愚夫
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
之日恩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十萬**
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
懔懔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
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多也
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論
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
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
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
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
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傳

作爲也遂亂曰荒色文色禽鳥

複製

五子之歌

歌

獸

傳

作爲至鳥獸

左傳

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忘老子云此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

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

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卦酒

音

峻宇彌牆

傳

卦嘗無厭足

峻高大彌飾畫

音戶卦反音市志反

峻思峻

傳

羊友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傳

陶唐至四方

云帝堯爲陶唐氏堯號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
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稱并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天下非獨冀州方畿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

不許

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遠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

覆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

覆芳服

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

反供音恭

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

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

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

所以滅宗祀也。

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

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

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金鐵

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

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

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

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

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

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余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憲

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

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富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

荒廢墮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

所以滅宗祀也。

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

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

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金鐵

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

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

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

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

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

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余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憲

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

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富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繙爲業費之顧氏等意云鑄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據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入金不欲革之顧其義亦得通也

曷何也言思而悲○曷
怨也言當依誰以殖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怨
賢士○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文
六反恆女姪反徐乃茲反思息嗣文反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或作雖正義曰當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

卷之三

五至可追

○鬱音蔚陶音桃鬱陶憂思也。忸文
反惋文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文
弗慎厥德

○鬱音故
六反悅

蔚陶音
及姬反

桃鬱陶瓦
徐乃私

憂思也

叔文弗

慎厥德

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大康爲惡毒徧天下皆萬姓皆共仇讎我將誰依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大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罪距時也○○鬱仇怨至國乎○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則仇故爲怨也罪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亂征第四

百
文

羲和湎淫廢時亂。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酒徐音絅面善反初賣反初佳反

○差初賣反初佳反

胤往征

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國名

胤征。

奉辭罰罪曰征。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胤氏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

○叙其事作胤征。

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

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使

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繼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

○胤征

胤。

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

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不

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

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

也。

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

惟仲康肇立四海。

胤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肇兆胤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俟掌王六師爲大

司馬。

胤和廢厥職西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舍捨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惟仲康始卽王位臨四海

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

於是又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

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

於是又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

王命往征之

書經疏卷七

十一

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

棄於河於時。必廢之也。

憂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

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

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

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

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子少康始滅。浞

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

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都不言。羿浞之說。疎矣。

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傳徵。證保安也。

聖人所謀之教。

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入克

有常憲。

傳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

厥

后惟明。明傳。脩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

傳。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鉢木舌。所以

振文教。

傳。在南。又云。鐸待洛。反吟。音令。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諫

官。衆衆官更相規。謂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

藝本又作藝。更音庚。技其綺反。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傳。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

傳。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

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

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

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

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

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

在官之衆更相規覬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以樂微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有其驗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所謀之教訓必有成故所以定國安家。臣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云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云百官修輔謂衆臣。○舊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下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以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是木舌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通鼓大司馬教撫

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余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舊官官衆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闊平等有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滯巧以蕩上心見其滯則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今進諫曰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舊言百至死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死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

義和顛覆厥德

傳

顛覆言反側將陳義和所犯故先

舉孟春之令犯今之誅。

覆芳服反丁老反

沈亂于酒畔官

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淑始擾亂遐遠也。紀謂特日司

擾天紀遐棄厥司

傳

淑始擾亂遐遠也。紀謂特日司

所主也。

叔本又作併亦作叔同又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

長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

食可知瞽奏鼓籥夫馳庶人走

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籥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俟赦日食之百役也。

音色

馳車馬曰馳走

義和戶厥官罔

傳

主其官而無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于先

王之誅

傳

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

傳

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先悉蕩反又如字註先時同故亦作赦治直吏反

不及時

者殺無赦

傳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後胡豆反

惟時至無赦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所居

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

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

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赦日之法於時瞽人

樂官進鼓而擊之籥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

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

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爲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倒也。人當堅立令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令乃廢職似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伊始至所主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正義曰儻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頗亂故爲亂也。淇範五紀五曰曆數晉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七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晦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二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其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以大遲太疾惟可見晉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真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祭土而主陰也。于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群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向寵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上公亦當群陰上公竝青之也周禮瞽矟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籥夫之官禮云籥夫告于天子鄭玄云籥夫蓋司空之屬也籥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籥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籥夫必是主幣之官禮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籥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敕日必有多役庶入走惧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杆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戊寅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顏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周政典至無赦○正義曰亂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治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疆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閼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卽是不及是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傳將行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酒澑之身立其贊子弟爾衆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傳以天子威命

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傳山脊曰岡

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崑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薰其傷害天下甚於火

之害玉猛烈矣又烈於火

傳厥渠魁脅從罔治

傳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

師者皆無治○殲子縣屬苦即反

齊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

新傳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

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

烏泥著物也一音烏瓦

嗚呼威克厥愛充

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

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憲音茂

辟音避

傳哉○正義

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哉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監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

之更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威其爲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又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文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澑湎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闔山脊至害玉○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五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闔逸過至於火○正義曰逸卽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感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暉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

○契息列反殷之始

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舊解穢滅至無治○正義曰穢盡也釋詁文舍人曰穢衆之盡也

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穢厥渠魁

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

首領爲渠帥

本原出於此

帝告釐沃

集

告來居洽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

釐大之反沃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毫旁各反徐扶作

史唯見四○湯始居毫從先王居集

契父帝嚳都毫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

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附

卷之七

十九

卷之三

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
遷亳乃作此竊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
爲商書之首又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
欲爲王時事文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鴻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舊契父至
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
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
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
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
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
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
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立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立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立徙耳此言不
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
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
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
義臣贊者云湯居亳今濟陰毫縣是也今亳有湯塚

少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
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
湯始往居毫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續十四至國都○正義
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
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
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
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
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
石左傳稱相十居商立及今湯居毫事見經傳者有
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
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
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

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毫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毫衆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毫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靈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旣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魯也

湯征諸侯

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

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祇巨

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入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

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蓋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者弱饑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禾稼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薦酒執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作湯征

傳述始征之

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流

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

伊氏尹字叔云字氏倒文以脫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責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故洛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夏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无僕之爲友間也與此說殊既而有夏復歸于亳

傳醜

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復扶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

傳

鳩方三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復扶入自北門乃遇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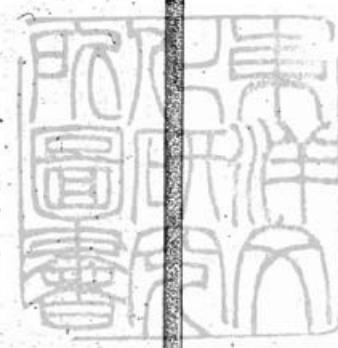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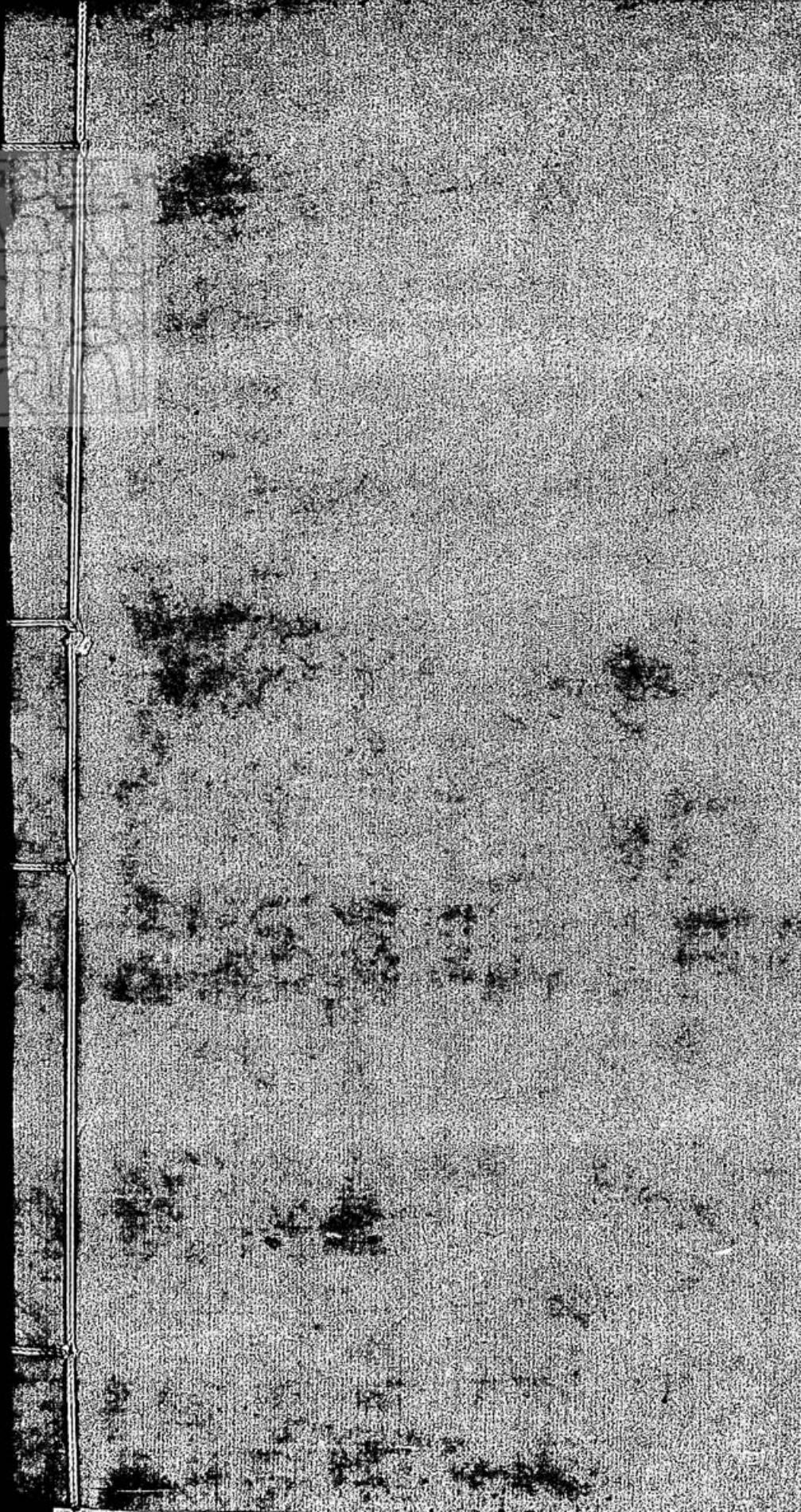
傳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